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後世儒者。不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盡美。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爲是。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事。武王則有克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

商之事。則古来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爲稱文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前。則克商之後。宜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爲未圓矣。蓋秦伯者讓也。周之德蓋也。堯典贊契以允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克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爲最盛。
泰伯文王極恭讓之至。故稱至德。豈
有意於居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處
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
左傳。叔孫豹子木子曰。武王有亂十
人。無臣宇。子聞諸先大夫吳邦明
經家講論熟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

閔子騫章先進篇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遺蓋殺

母不可爲臣。故臣爲衍文。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
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厠其間。
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敬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豈望(ノゾ)閒厠(カハヤ)其間哉。且以文例一也。朱子曰。閒(ヘダ)隙(タツ)猶言隙(スキ)罅(マ)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騫(二章)字義相同。爲是。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楊龜山曰。所致爾者。宗廟迓之禮。是以黻冕爲朝服。皆通。

卑宮室。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殷人堂崇三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舛實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氏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菲飲。菲飲帝王之盛德故也。而致孝於鬼神。言致祖先也。致美乎黻冕。言致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致民也。致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

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意。有所未察其底蘊。學者察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毋易曰。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晉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容
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
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内采地之
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
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
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

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
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
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方百里為同。
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
田稅。緣邊十里治溝。是溝洫之法也。
以今尺求之。五寸為一尺。三寸六分。一尺
為七寸二分。二尺為一尺四寸四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四尺爲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爲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爲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爲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爲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爲今千七百二十八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爲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爲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爲今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論語徵卷之八

論語徵冠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孟子曰堯曰篇
又曰里仁篇
○舜三事書大禹
謨○湯文言○
仁人喻於利里仁篇
○放於利而行里仁
○無見小利子路篇
安富尊榮孟子盡心
達磨悉能証見于
景徳傳燈録○達
磨者南天竺香至
王次子也堅固之代

論語徵卷之九

日本 物茂卿 著
西山元 冠註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罕言利。絶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仁俱。其罕言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許爾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聲矣。且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爲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以爲君子。孔子嘗罕言之哉。何晁以來諸儒不得詳於聲而強爲之解。

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爲天道。賦物之理。仁爲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窮三事。利用厚生。厚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所在。於是爲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行之。後王後賢。導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或汲汲求利爲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以爲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學曰。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則不知仁。命與仁。唯知者能之。所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惠王首章並按。乃至以大學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義爲利謂戰國術士游人以利之言。
豈哉。孟子時。百家競興。以功利立
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一言。
杜絶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
要之堯舜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爲儒
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舊也。大學
之言。果皆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
安富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
下熙熙。爲利而來。凡人之大情也。人
之爲道而遠人。豈足以爲道乎。道而
不利民。亦豈足以爲道乎。孔子所以
罕言之者。所見大小。而非聖
人之異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
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陳。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山林。而後已其蚩蚩之操。悲哉。是又

戴記文王世子

名義疏曰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而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遍。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楊如意

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吾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昵曰巷曰黨。達巷宣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著姓

達巷

德蕩ニ民無能名也。

御又曰御御車者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之執御。御此禮焉射為尊也。

名。黨人豈官名。亦宣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宣容沒姓名。益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宇子人。齊懿公名商人。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子有伯脩父。何一例乎。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未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瞎見已。果爾。何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公見貶意。此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辨者。不亦宜乎。且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執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以一藝自名而專之者也。後世昧古意。何

朱皆不識其義。故不穩。執禮見載記。執經見閻元禮。孔子於六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射義曰。射者射爲諸侯。畫志於射。以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純殊倫切音淳

禮樂。曲禮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以御為子弟之師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

麻冕

禮記檀弓

禮 星疏曰一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三麻冕禮也。

今 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是也。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先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但識辨為之。故云今也。

[儉]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為奢。華而織紝易成。易成則為儉。約故云儉也。

[劉]曰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同辨。故孔子云五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

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處事之權變。禮豈事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幾箇樣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即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為即道可乎。亦拂氏

周末每事奢華。孔子寧從儉約。今拜堂下。禮君與臣。兹君賜而臣當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礼也。

[今]拜今拜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

法與倫法衆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材物而致其義焉。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既以材為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儀亦有今變為奢者。如麻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為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

儒不知此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也。朱註。臣與君行

于時周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於上泰也。拜不下堂是西臣驕泰。故云泰也。〔違衆〕當時皆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吾從下也。

燕禮云。君舉旅於賓。及居射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宰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得君旅酬及賜爵。降下堂再拜稽首。君又再辭。謂爲成拜。成拜者。命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故更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堂以成之也

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拜謁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謁首於又升而再拜謁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爲何禮。則未不可識其爲何禮已。後世惟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註。毋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教毋禁止辭故之爾。殊不知古書毋無通用。本無差別

孟子盡心下故曰同。何有於我哉述而篇子思贊孔子中庸言猖狂猖音昌解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

意必固我

謂之狂
憒憒 忘外切音喟心
亂也

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明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毋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毋必毋固。唯

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毋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爲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照當孔子時。寧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卿當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孔子。皆在禮也。故毋意必固我。以禮
子行禮辭之。而後爲不失琴張意焉。
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人
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辭論
語。皆以義理。義理無憑。猶狂自恣。宣
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

贊孔子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爲孔子。
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諸。朱子辭意
爲私意。猶如其辭格物。私字重。意字
輕。可謂妄已。辭我爲私已。私意私已
何別。仁齋又以意爲計較。夫聖人亦
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辭無固曰。唯善
是從。無所凝滯。辭我曰。善與人同。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已從人。是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故殊致不通耳。何異辭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古而不自作。處辭華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脞。而第一句猶為近古。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所

天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者道之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名。謂禮樂也。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本謙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實隱賤顯貴精賤粗。依熙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道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文王之道。為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汶也。

〔文王〕江熙云。言文王

妄衛瑾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妄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許以免也。

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意民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

太宰　孔安國曰或吳或宋未可會○皇疏云。既准云太宰未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故云未可會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平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死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皆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訛不論耳。

子語氣不可不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太宰　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詮。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云爾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言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也。煦尼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
爲智者故多能乎。是不然也。吾賤故
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智聖。
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爲聖。故孔子
承之以智。不復深詰已。因天縱之將
聖。又多能也。因又相嘆。文法爲爾。縱
使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

智。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
如天使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
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
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
得兼習藝。觀牢曰。則上論爲季張所
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
來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憤排罔述而篇

何註 皇疏同。知意。

謂故用知為知也。

聖人忘智故無智知

意也。○若用知

者。則用意有偏。

故其言未必盡也。

○今我誠盡者。我

以不知知。故於誠

無不盡也。

論

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来問於我。其意空

空。如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

竭盡所知。不爲有愛。可謂善解古文

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

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爲隱。

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氏自智者。多愛

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

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

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悔

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朱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辭。豈難事哉。何妥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来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故弗察耳。空空與悾悾同。博雅。悾悾識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子又曰。述而篇

吾已矣夫 孔安國

日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一一者不得見也。已止也。言吾已望疏曰。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

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而如可觀。殊不知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

皇疏曰。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容而見之。必為之起也。必趨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敢自脩容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狎。必以貌。

何本見之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為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曰。大夫之服。此周時。於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起敬。則孔子未嘗爲大夫。雖大夫以
燕服來見。何必起敬。彼盛服則吾起
敬。禮當然也。贊者。謂師也。古者教人
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
爲瞽者。殷學曰瞽宗。可以見爾。故瞽
者爲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子所
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爲瞽

子之稱。故舊註恠不成人。非也。恠而
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年少者。必
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
坐對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
者。以見諸它處爲解。故曰過之必趨。
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禮見意。其實不
故曰雖少必作。是乃文見意。其實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用之則行 述而篇
孔子亦曰 里仁篇
楊雄法言 問神篇
孔子所謂 述而篇
高堅 皇疏曰夫有限之高雖高猶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

夠。非識古文辭。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也。宋儒謂嘆道體。是

彌堅。鑽仰前不逮。故知絶域之高堅。未可測。乃至也。

前後 向明仰鑽上下之絶域。以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後。為遼遠。故悅惚非已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

博文約禮 此說善誘之事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

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

仰之彌高

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礼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礼也。○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爲。故盡竭我之才力。故雖竭我之才力學之也。

所立卓爾　此明絶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礼。而孔子更有所立卓爾高絶之則。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

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心。孔子。爲得之矣。仰彌高。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絶頂。故曰彌高。

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聞奥之不可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忽不可爲象。本何註。照此道體之說。終隨佛老。仁齋曰。不可孰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爲。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已。是潛心夫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不如導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
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
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
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
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
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卽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
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
顏子隣孔子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孔
子之所立也。何註朱註。皆得之。仁者
以爲見道甚明。依舊註道體之見已。
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
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所立也。
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

事繹釋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爲訓。亦千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窒諸。又徒潛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曾子疾病　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使門人爲臣。鄭玄曰。子路欲使行其臣之禮。欲字可刪。蓋子路

曾子疾病　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間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　欺天乎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使門人爲臣　鄭玄曰　子路欲使行其臣之禮　欲字可刪　蓋子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既使爲臣。孔子病聞而悼之。故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是意。故孔子深責之。然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視子路。未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揣在焉。則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落手足。亦未必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未深思耳。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

○貫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
蓋未爾自邢昺以爲善價而朱子因
之音嫁殊不知善要善當及良農良
工一類詩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
善價謂之良賈求良賈謂求共客之
人也待賈非待人之共客也豈當求
價待價語殊未穏且鄙俚甚宣尼子
之言乎且聘禮數玉必有賈人從之
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
蔡邕石経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
賈發乎聲即沽字已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

淮南府贛榆縣
孔望山 地志
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 述而篇
九夷 皇疏曰南有
八夷。一天竺。二嘆脣
三僬僥。四跋踵。五
穿胷。六儇耳。七
狗軵。八儋耳。西
有六戎。一僥夷。
二依軺。三illegible皮。四
著羌。五鼻息。六
天剛。北有五狄。一
月支。二濊貊。三
匈奴。四單于。五旬
屋也。
馬註 聖人所在則
化。九夷變中夏也。

居之何陋之有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
有九種。毋引東夷傳。畎夷于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
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鳥臾。索家。東屠。
倭人。天鄙。仁齋曰之又疑為日本。
此自謙詞。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
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兩。欲居九
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
其地。因欲居之。不兩。當欲遍九夷。而
曰欲居。其非遠望者審矣。贛榆有孔
望山。相傳孔子適魯登此。乃東夷地。
恐是即九夷。居子居之何陋之有馬
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

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居之。況濟其談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通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居耳。若夫吾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妄作無譬之言乎。

無稽之言勿聽。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皆爾。是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詳周道。遂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聖人之古道。悲哉。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蓋古來相傳之說。後儒不識。妄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章而謂雅頌之錄。它人或能之。惟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德隆則言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知夫
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
之功。此誠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
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知孔子之
前。六經無書。書唯劃耳。故謂之書。詩
存諷咏。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
求具至。歿後門弟子傳其書。故載記
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以見已。然其
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眞。故中庸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
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
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

之前亦有六経。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唯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籍是仁齋輩軽視著作者。不識孔子之世。後世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軽六経。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爲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爲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通之事父兄。同。朱子乃以爲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乃王國之聲。若在劉。則公是居。鄉是臣。宣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序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爲之言。及如此章。省畧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爲酒困。皆無容我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漢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授。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親。或於持據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失逝字義。是其人勉性理。詩精

徵。欲於論語中見斯意而不可得矣。故字斷釜底之爾。且其意謂年歲之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則不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之言乎。攷曰。彼一時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此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

行耳。夫宋儒道體之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天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健特天之一德也。假使天唯以健爲其德。則天之德亦不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於天。故曰天之道也。本非以誠爲天之德

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也。宋儒之學。理氣。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休老之遺乎。至於仁孝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實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寫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照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

人尽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譬如爲山。孔子嘗有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嘗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顔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録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

書旁考言朱註引之。○請事斯語 顔淵篇 ○共王法言已見

吾止 皇疏曰。如爲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 吾注 如爲善

之志。而中道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畢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不惰 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懶。惟顔回體之。故聞語即解。

其進 馬融曰。孔子謂顔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十。德立名彰之時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典王之法言也。謂之詰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後生ノ注語ノ主忠信○三軍

後生皇疏曰可畏謂有才学可心服者也焉安也来者未

四十曰強仕　礼記内則

来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其安知未来之人師徒教化不加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証也

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聞達於世者則

此人亦不足可畏也

法語　係綽之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樂語合語　已見

三軍　孔安國曰一一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将帥可奪之而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匹夫　皇疏曰其賤但夫婦相配匹雷也

古人贈衣服短狹二人表表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縕袍 皇疏曰。當時人尚奢華。皆以麤衣為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案麻也以絮著紫也破麻曰縕。故鄭玄曰縕王莽曰縕。爲袍是也。

不忮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爲人居而言之。欲其不悔。匹夫匹婦苟。後儒不知。誤謂學者之立其志。能恥惻哉。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不忮不求。當別爲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來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末足

以爲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蓋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斥句。皆稱爲道。古言爲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又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

無改父之道　里仁篇

後凋　皇疏曰。後非俱時之凋。凋非杜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悴。而心性猶存。以居子之人遭值積惡。亦通窮世。不得不遊涵隨時。是凋矣。而性猶不變。死松柏也。○如平世之小人。亦有修飾而不變者。大亂則小人悉惡。○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世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能故特操之。世主多捨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賜之。故孔子有此言。

君子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

或說 大全朱子
安仁和仁 里仁篇
義本諸孟子 據
盡心上篇育端數
章
智 皇疏曰。在辨曰。
能辨物故不惑
也。
仁 孔安國曰不憂患
也。 內省不疚故無
憂患也。
勇 以多力言用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爲學之序。恐本諸中庸。聚中庸言達德。與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乎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仁者勇者也。或以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爲說。是據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於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

故無憾懼於前歟

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次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周孔子許其仁。照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爲管仲君。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道爲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

從治天下上起見。所以鑒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蔽惑。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夫言理則雲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

已。夫仁者。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本諸孟子。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無須牛解。仁者曰。善斷故不懼一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三十而立爲政篇　四十曰强禮記内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中庸　畏聖人之言　孝武帝詔一夫計　孟子梁惠王篇

○論

哉。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共學。謂信道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謂信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

也。權如四十曰强。發謀出慮。謂成而不變。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楊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爲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抵如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常以禮對。亦是矣。抵如謂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綱紐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是道之大綱處。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況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尼。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

唐棣 皇疏曰。一名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共合而

後開。一名花則共開不復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推之為用。共又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云偏者偏其一反而偏偏作其道偏與常明作其道偏與常反也。○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道之邈

之。孰敢問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代者。昉孟子也。故潮儒以為權。仁者

其室與夫如
子曰若反道而思
之則必可得。故云
夫何遠之有也
唐棣 字彙補
云。杉楊木大數
十圍無風華動
華反後合。所謂
唐棣之華。

以爲道。皆僭妄已。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之華。朱子別爲一章。引晉書偏
作翩。爲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
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難解
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

閔子閔閔 先進篇

半矣。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
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恂恂如 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朱

註。信實之貌。此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恂慄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

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閒閒中正之貌。朱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閒閒和悅而諍也。閒閒之辭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傧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

大夫而剔直。大似勢利之人。孔子宣聡乎。又如閔子閒閒。冉有子貢侃侃。閔子嵩尊。且中正可以見徳行也。冉有子貢嵩卑。嵩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

君召使擯(テヽ)。色勃(ヒ)如也。足躩(ヒ)如也。揖(ニヲ)所與立。左(ヒヽ)右其手。衣前後襜(ツ)如也。趨進翼(ヒヽ)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揖左人右其手。揖右人左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命介。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及擯出門相命。介且作匹敵國而士。若公詣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面。北面向北。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侍。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遞迤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侍。賓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並用強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遷于而東南。末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詣上擯。使就賓請辭。問許次末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詣門。而以次上至賓。答詣。使上介傳以次而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八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詣之時。皆半轉

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闌西。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載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毋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

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還而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閫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還而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聘。所以須求聘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聘。自

身庶手相揖既並立而相揖以效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立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如有容儀也故江熙曰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

賓退謂尸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謂初受尸命以送賓一一故反還尸命以白尸尸道賓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礼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礼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礼足故云不顧也

諫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次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既竟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尽其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君召使擯　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紹擯。士為紹擯是也

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閫西北嚮。七介而出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出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出門三十步。上擯出閫外。閫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遷逆。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

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来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近法。
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
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
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
廟。則無迎法。故知特牲云。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
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僎一揖。使衣前
後襜如也。右邢疏之文如此。但曰侯
伯立前疾胡下者。義大行人職與鄭
註之文。大行人職曰。三帝前疾。鄭註
曰。前疾謂馳馬車轅前胡下垂在地
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輈人輈深四尺
四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輈人職曰。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揉輮。欲其孫而無弧也。又曰。輮欲弧而無折。此謂輮之曲處似弓者爲弧。鄭註。胡。卽弧也。是刑昺不善裁之失已。刑疏又曰。其居喪軫。軫。卽軫之誤也。大行人職鄭註曰。王出當軫與。則賓宜得當軫乎。刑又以須和對者。不敢自許人求諸人。

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執求對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来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故發以進之。不傳辭。司儀及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

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擯仕
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
傳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
禮釋之。然其註粗鹵。已不及賈公彥
輩也。程朱出而禮學掃地。故今學者
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
言之意矣。又按介擯之間。許以相去

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二轍參
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
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左傍
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
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
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爲三丈六
尺。今按周一尺

則二丈四尺爲一丈七尺二寸八分。
三丈六尺爲二丈五尺九寸二分。○
賓不顧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
有方言。可以見已。邢疏曰。案聘禮行
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鄭註曰。公既拜。賓趨辟。君命上擯送
賓出。又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及
路寢矣。朱註曰。行尽敬也。可謂不知
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訣可得而
言焉。不然。其不仕臆自恣者幾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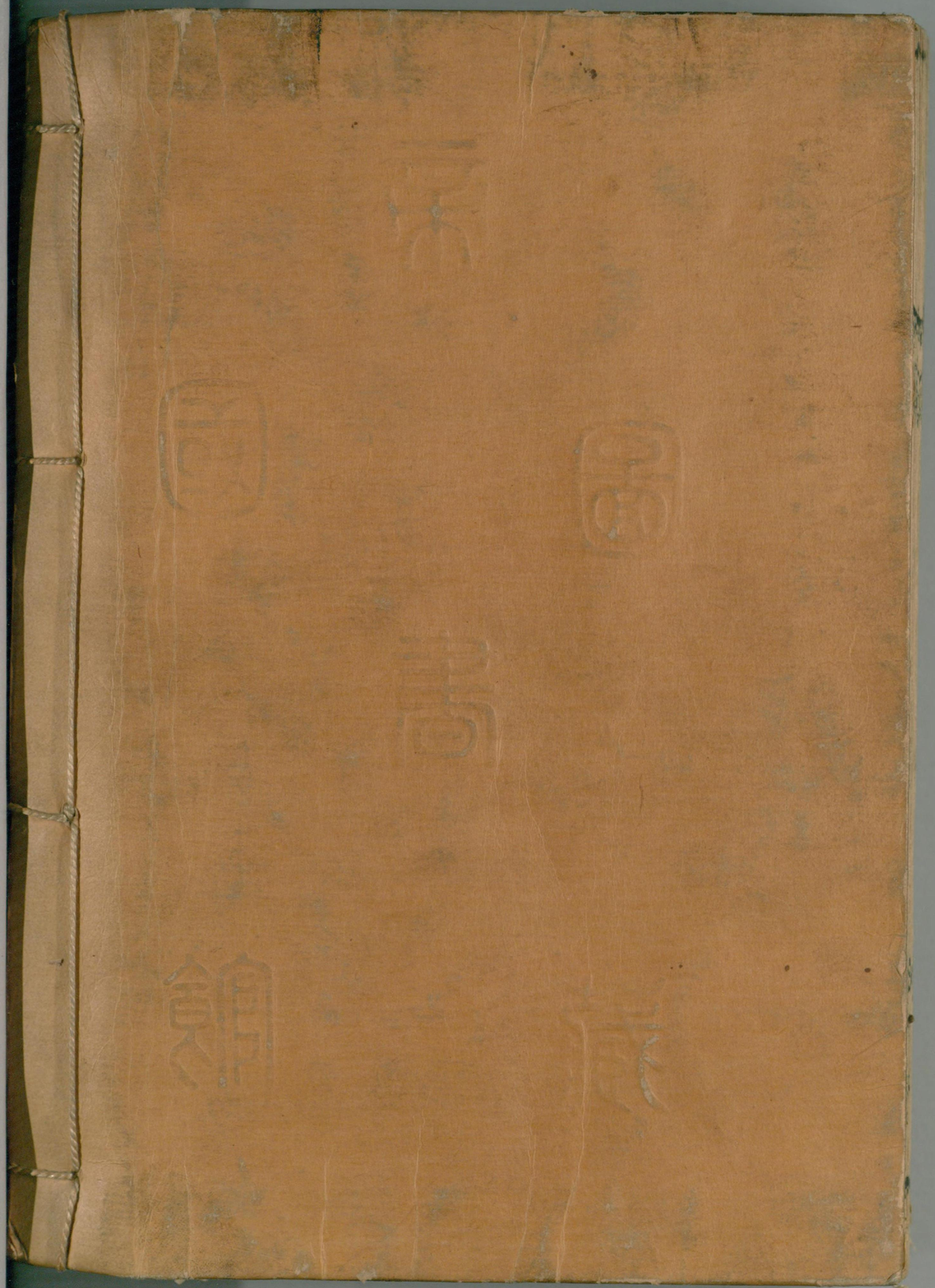
論語徵卷之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徴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徵冠註 19巻』 請求記号 827-26

ガラス使用